

短篇小說

牛的葬禮

紀棠

從作者附寄來的信件中，告訴我們這是一件真實的故事，故事的背景雖然在遠去的大陸農村，但真實的感情是到處一樣的。

編者

飯桌上昏黃的煤油燈光，照着古老的牆壁。晚飯雖早已吃完，但飯菜的餘香，還瀰漫在屋子裏。男人們在晚飯後，就現出悠閒的姿態，抽着煙，蹣跚，說着閒話；女人們在晚飯後仍舊忙著，洗碗，餵豬，或對着燈光做針線活計。總之，這是農家最安祥和諧的一段時間，但也常常是他們家庭會爭得最激烈的一個時候。

「今天上午，我在大樹腳碰到寶川叔。」大哥臉帶微醉，嘴裏又吞雲吐霧地抽着他的飯後煙，開始了話題：「他又問我：『你們的老黃，怎麼還不出賣？如果出賣，現在是時候了。秋草香，牛羊胖，有一副好賣相。過了秋，到了冬，皮肉落地，一身骨，能開什麼價？而且，老黃不能挨過這一冬，也很成問題。』我想寶川叔老經驗，看得準，他的話有道理。不知媽媽的意思怎麼樣？」

「哦。」母親在放下飯碗時，就掛起老花眼鏡，在燈下繼續補老三的褲子。她對大哥所說的，只略略抬頭，「哦」了一聲，沒表示什麼意見。

「我不贊成！你又提了。」二哥却表示意見了。他把手在擡起的腿上一拍，噘起嘴，面向牆壁，表示不贊成。

「我也反對！」三哥以不屑的眼光睨了大哥一眼。表情是：反對。

「當然，我也並不是歡喜把老黃出賣，但事實有許多困難。今年春天，他簡直全不能耕。東拉西借，還靠寶川叔幫了忙，你們都知道。明春，牠還飽耕嗎？當然不會。我們不能常借人家的，一定要自己買一頭。新的要買，老的不賣，那兒來這麼多錢？這不是少數。你們不當家，怎麼知道家中一天比一天困難。」

「你不當，我們也會當。當家有什麼稀奇！你一天到晚就是香煙、老酒、老酒、香煙。工作僱人做，不都是錢嗎？」

「好！讓你們來當！」大哥有些怒了：「小三子！你今年幾歲？黃毛小鴨才脫殼，早得很呢！前年爸爸過世了，這一家，沒有我，怎麼撐持到現在？國有大臣，家有長子，你們什麼都反對！我可不但不當家，這長子也讓他們去做。你們也不想一想，收入一天少一天，支出一天多一天。張開口要飯吃，還是老黃、老黃，你們去守着老黃當活寶吧！我一定要賣！」

「那讓你們拿錢來！」

「不抽香煙，不喝老酒，」三哥說。

「不僱工，自己幹！」二哥說。

「好了，老大。老二、老三、你們也不要吵了。」母親放下手中針線，以調解人的口氣說道：「老黃老了不中用，大家知道。老二、小三子的意思是，老黃在我家出生，長大，耕了那麼多年的田，現在老了就把它賣出去，畜牲也是人，說不過去。但老大的意思是，家中境況漸漸不好，賣掉老的，換頭新的，貼錢不多，明春好耕田，也是一家之計。你

們都對。總是你們爸去世，少了個賺錢的人。我老了，又不中用。唉！你們總歡喜吵鬧開，怎麼得了！」母親的一番話，說得大家暫時低下頭。

「媽說的是，我不過為一家之計。」接着，大哥又開口：「老黃出去，也許還能碰到一個更好的主人。並不是像老二、小三子那所想的，一出去就……你們全不瞭解我的意思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賣出去還不是殺！你剛才說：秋草香，牛羊胖。牛羊胖不是殺嗎？自說自願！」三哥又頂上了嘴。

「我犯得着自願？寶川叔說過……」

「開口寶川叔，閉口寶川叔。他販牛賣馬，縱弄是非，根本不是好東西！」二哥也說上了。

「再說一句，我也不是好東西，對不對？」大哥含怒反詰說。

「是。你吃過牛肉。」三哥立刻拿出證據。

「吃牛肉就不是好人嗎？」

「當然。你家靠牛吃飯！」

「我什麼時候吃過牛肉？」大哥又有狡賴的意思。

「大王廟賭錢那天，我看到，和黑麻子。你一面賭牌，一面買了一大塊牛肉吃。家裏耕田，又吃耕田的牛，當然不是好東西！」

「小三子！滾你蛋！」大哥惱羞成怒，忽然拿出代理家長的威風，一拳打在三哥的頭上，三哥滾在地下。二哥挺出身軀過去，母親趕快摘下眼鏡，嫂嫂丟下剛洗好的碗，小貓慌忙跳上了樹。在燈光搖曳下，鬧成一團。

「嘩嘩，嘩！」老黃似乎也知道了發生了事情，在牛欄裏叫著。

老黃本來叫小黃，牠生在我們家。有一年，我家買進了一頭所謂「軟水腳」的母牛。在乾地上走着，四平八穩；一下了水田，後邊右腳出了毛病。一跛一歪，不能耕田。消時才知道受了販牛人騙，但也沒有辦法。大哥說：

「把牠賣掉再換一頭吧。」

可是母親說：「我看牠好像懷孕的樣子，肚子鼓鼓的。等一再说吧，也許牠會生下一頭很漂亮的牛呢。」

(下接二六頁)



「吧來家我到再生來你，黃老」

(上接第二三頁)

果然，這跛脚母牛，不久就生下一頭很好的小牛。毛黃黃的，十分柔嫩；肚下一片白，很乾淨；圓圓的嘴巴，沒有角的腦門；四條小腿，顯得很高。一下地，牠就試着站起來，搖搖擺擺，可笑又可愛。黑鳥鴉飛出了鳳凰，牠的誕生，給我們一家大小都帶來喜悅。因此大家都管牠叫小黃。小黃怎麼樣？小黃在吃奶；小黃怎麼睡？小黃睡穩了。在大家關心牠的生活狀況之下，一天天長大了。當牠的腦門露出一點點苗時，牠的母親終於走了。販牛人從牛欄裏牽出牠的母親，她在後面跟着要出來，但被大哥舉鞭一嚇，牠退後一溜，砰的一聲關門關上了。「喂呀，媽！」牠從欄柵伸出頭叫着，但牠母親已一步步去遠了。「小黃沒有媽媽了。」姊妹嘆息着。接替換來的是一頭強悍的公牛，在公牛第一次跨進牛欄時，小黃正在欄裏吃草。公牛衝着牠的一聲，小黃連忙丟下草，躲到欄角裏直發抖。從這一天起，小黃就躲躲因因地在欄角兒上過牠辛酸的日子。小黃可憐，碰到一位兇惡的後父。」因此牠更得到我們一家人的憐惜。日子容易，就在這虐待與憐惜下，小黃漸漸長成了大黃。光潤的黃毛，帶點紅色；強壯的身體，圓圓的蹄子；一對「龍門角」，高高彎起。「好漂亮的牛哇！」村子裏的人都這樣稱讚。大黃很快就會了耕田，公牛也立刻趕出了牛欄。牠正式做了牛欄的主人，成了我家的一員。大黃工作認真：不脫韉，不拖延，肩頭擦破了皮仍舊努力耕。平常守規矩：路上走着，不吃稻、不吃菜，不胡鬧。對人親着：小孩子可在牠肚子下做戲，也可爬在牠背上打架。牠總是和和氣氣，但最可貴的一點，是牠永遠不忘記自己的家。秋收後，隨山放牧，到傍晚牠自己回家。有一次，天晚不見牛回欄，同樣情形有四家。大家打着火把，漫山尋找，總不見半頭牛影。據說有人看見，偷牛賊趕着走了。尋牛人垂頭喪氣，倒提火把回家。那知第二天，我們的大黃却赫然在欄。而別的從此杳無下落。丟失的小羊回了家，我家是多麼喜。這樣春天耕田，秋天放牧，一年年過去。大黃的毛，漸漸黯淡；大黃的牙齒，漸漸老大；大黃的步履，漸漸艱難；甚至牠的眼睛，也有些迎風流淚了。「大黃老了。」大家這麼想。因此慢慢地給牠換上一個不願換的名字：老黃。老黃自己也知道老了，什麼都顯得慢吞吞，但牠仍舊努力工作。就在去年春天耕田時，牠忽然跪下了前腿，拉不動犁。這在牠是從來不會有的事情。牠費力地掙扎起來，似乎覺得很難為情。正在這時，牠又流下了眼淚。事後，三哥回家說：「今天老黃哭了，牠耕不動田。」但老黃仍舊一步一喘，盡所有的殘力，勉強耕完了這一年的田。今年春天，一下田就跌倒了三次，實在不能耕了。牠的眼淚也不斷地撲簌簌地流，牠好像比我們更悲嘆牠老年的英雄末路。因此東拉西借，好不容易種下了春作。大哥非常抱怨，幾次三番，要出賣老黃，以為廢物要早利用。到秋天，老黃又恢復了一點皮肉，於是他的主張更烈。但二哥三哥，總認為老黃辛辛苦苦耕了一輩子田，而當風燭殘年的時候却把牠出賣，無論如何有負老黃，有愧良心。因此兄弟倆堅決決定：讓老黃好好地壽終我家。

三

北風呼呼吼，天上飛着一捲捲的濃雲；河裡的水，越結越厚，不怕冷的孩子和小狗，在上面跑着；鑽頭的水狗，一支支像雪亮的利劍，尖尖地倒掛下來；太陽，淡到幾乎沒有了光，而且上山一會兒就下去了；大雪一來，却一封就封上十幾天。「今年冬天，比去年更難過了。」村子裏的人們都這樣說。

老黃在牛欄裏打寒顫。牛欄的頂上，蓋着稻草；牛欄的四周，圍着高粱桿。但厚重的積雪，壓得欄頂搖搖欲倒；尖利的北風，從桿頂一刀一刀刺進來。二哥三哥雖然好幾次拿稻草與桿子補充，但不久又被吹散，難得周全。不過老黃顫抖，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入冬

以來，牠身體漸漸消瘦，如今已瘦到骨立如柴的程度。綠草，已在原野中絕跡；荳莢也在堆棧中減少。剩下的，僅是乾枯的稻草和一部分高粱尾。往年，雖淨是一束束的乾稻草，老黃仍吃得津津有味。今年，不同了，對着乾稻草，只用鼻子聞聞，毫無胃口。或竟坐在欄中，聽着稻草發呆。高粱尾，比較能吃一點，但也不多。這使家人着了急。二哥找出鋤刀，把稻草切得寸許長，放在桶裏，用開水泡軟，再拌一點鹽，擺在地面上。起初覺得新鮮，吃一些，但過了一二天又不吃了。因此牠的身體，一天瘦似一天在北風怒號下的顛抖，也一天強似一天。「老黃怕過不了今年的冬天。」家裏人的心頭，都罩上這麼一層陰雲。

「我說秋天出賣，你們不肯。現在好了吧。」大哥看到這情形，又有話說了。

「這有什麼不好？如果老黃真的死在我們家裏。」三哥反駁說。

「白丟了一頭牛。」

「那年牠半夜逃回來，我們也曾白得了一頭牛。」

「好，牠們打算不錯，小當家！牛死了，像祖宗一樣，你們買棺材葬牠吧。」

「當然。你管不著。」

真的，就在一個北風像要壓走這世界一般地怒吼的寒夜，牛欄頂坍下了一角，高粱籬吹倒了一邊，老黃死了。最先發現的是去搬早料的二哥，他慌忙地跑回家告訴大家：

「老黃死了！」

大家立刻跑向牛欄，只見牠正直安靜地、躺在倒塌的欄中。牠似乎也覺得已盡完了一生的責任而得到一個很好的歸宿了。

「我們沒有好好照顧老黃。」

大家的臉上都籠上默默的悲哀，二哥這麼一說，心裏又加上對牠沒有盡到責任的歉疚之情。

北風仍在吼叫，雲低低的，天暗暗的，太陽根本就不露臉。家裏人為了老黃的死，全失去歡笑與光彩。四鄰也都在嘆息。只有黑麻子阿三和寶川叔透過大哥，想購買老黃的屍體。他們說牛皮仍有用途，牛骨可燒灰作肥料，而牛筋爛湯的滋味大概還不壞。「莫名其妙！簡直不是人！」他們的要求立刻為二哥三哥所拒絕。「阿彌陀佛，該讓牠全身上西天。」這時母親也完全堅決地站在二哥三哥這一邊。當天下午，老黃的遺體搬上了大車。上面蓋了一層麻袋布。又借了阿三叔的牛，拉着車。後面跟着扛鋤頭鑿子的二哥三哥和我們幾個看管的孩子。母親扶着一根杖，也去了。村子裏看見的人都說：「這牛死得安心哪！很早以前，仁山伯勸過他的大烏牛以後，就沒有人這樣做了。」

在許多人的惋惜與讚嘆中，老黃的靈車到了我家田邊的荒丘上。這是牠工作完後常常休息的地方。「老黃，你永遠在這裏休息吧！」二哥提起鋤頭敲開冰凍的地面，三哥掘起鑿子挖泥，我們小孩子也幫着添土。在旁圍看的兩個莊稼，不知何時也忽然拿着鑿子來幫忙。不一會，就挖了一個大坑。下面鋪了稻草，七手八腳，用繩用索，把老黃平平正正放下，又蓋上麻袋布。「老黃，你來生再到我家交吧。」三哥蓋上第一鑿土，接著土如雨下，立刻堆成一座小山。這時天空又飄下雪。一會兒，小山變成一個白白的大饅頭。大地小河也全白了。這時母親忽然從懷裏取出一包紙，在老黃的墓前燒起來。

「牛也用紙嗎？」

「我想死後總差不多吧。」母親說。

大家對着白白的墳壘，青青的紙烟，相顧默然。

「再見！老黃。」

每個人投下最後的一瞥，走向歸途。北風，仍舊颯颯；雪，下得更大了。